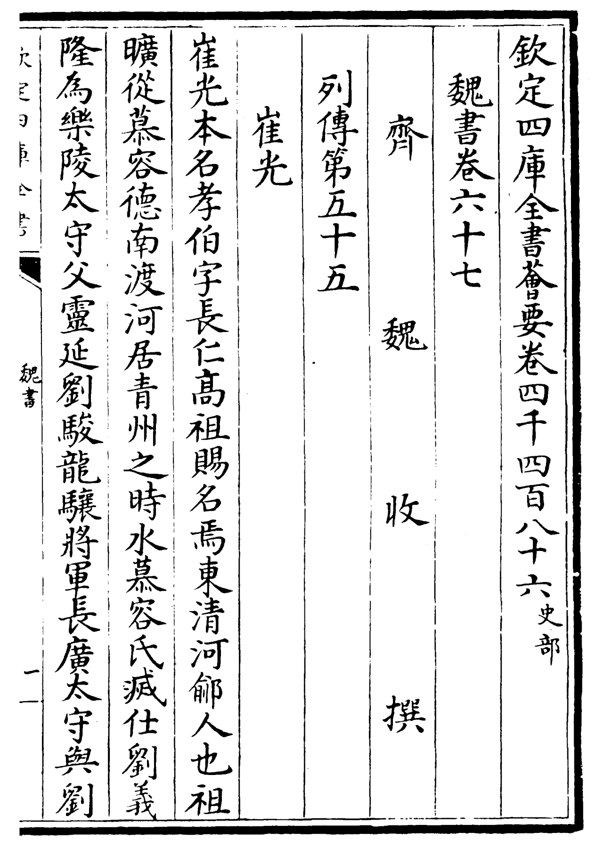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魏書卷六十七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五

崔光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東清河鄃人也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為樂陵太守父靈延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與劉

或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國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為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之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黃門著作如故又兼太子少傅尋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為陜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敘古事因而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

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為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為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高祖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曽不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高祖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又從駕破陳顯達世宗即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

彪尋以罪廢世宗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先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世宗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荅曰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帝黄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元年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

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指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

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覩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横野存有酷恨之痛殁為怨

傷之䰟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陛下為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内外怨㪚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聽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

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
旨撫賑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歛晝存政道夜以安身
博采匑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
世宗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
禮光愈重加撫軍將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
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勑以示臣臣按其形即莊子所
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
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脃之質凋

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斧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髙華之所今極宇崇麗牆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欻構厥狀扶踈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象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鵂鶹巢於廟殿梟鵩鳴於宫寢菌生賔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為誡且東南末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内大旱跨時民勞物悴莫此

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脩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彊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秋除中書令進號鎮東將軍永平元年秋將刑元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勑光為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姙例待分産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

書義無隱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
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
獄以俟育孕世宗納之延昌元年春遷中書監侍中如
故二年世宗幸東宮召光與黄門甄琛廣陽王淵等並
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今當為太子師傅光起
拜固辭詔不許即命肅宗出從者十餘人勑以光為傅
之意令肅宗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
肅宗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

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綵一百匹琛淵等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三年遷右光禄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世宗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肅宗於東宮安撫内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内呼侍中黄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哀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憙横劒當階推下

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黄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載無所厝意至是三月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四月遷特進五月以奉迎肅宗之功封光博平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戸七月領國子祭酒八月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之後光累表

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荅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熈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肅宗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語在于忠傳四月更封光平恩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月勑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曰孔子云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

前四業丈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主男子事不及女古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敎九宗可秉道懷疑率遵仁禮是以漢后馬鄧術邁祖考羊嬪蔡氏具體伯喈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臨朝闡化肅雍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於神明和風溢于區宇因時暇豫清暑林園遠藐姑射眷言矍相弦矢所發必中正鵠威靈遐暢義震上下文武懾心左右悅目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不窺重仞安見富美天情沖謙動容祇愧以為舉非

蠶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裁成輔相者哉臣不勝
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録一帙其集具在内伏願以時披
覽仰裨未聞息彎挾之勞納閑拱之泰頤精養壽棲神
翰林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
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不言王
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没
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為周王后無適本
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姬唁凡又義不得衞女思

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為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詠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衢蓋往還聖躬煩倦豐厨嘉醴罄竭時羞上壽弗限一觴方丈甘踰百品旦及日斜接對不憩非謂順時而遊奉養有度縱雲輦崇涼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蒙曝塵

日涣汗流離致時飢渴餐飯不贍貨馬假乘交費錢帛
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伏惟皇太后月
靈炳曜坤儀挺茂誕育帝躬維輿魏道德踰文母仁邁
和憙親以天至遠異莫間愛由眞固非倏虛隆紆屈鑾
駕降臨閭里榮光帝京士女藻悅白首之耋欣遇犧年
青衿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為易非至明
超古忘驕釋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以來莫正斯美與
居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往嫌曲有矯避但帝族方衍勳

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憂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為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遊幸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盡嘿嘿唯唯愚竊未敢輕陳狂瞽分貽憲坐神龜元年夏光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又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書始稽古易本山火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

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　闕

實匡張訓說安世記箧於汾南伯山抱卷於河右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孟皇片字懸魏王之帳前哲之寶重墳籍珍愛分篆猶若此之至也矧廼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為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榛荒汙毀積榛棘而弗掃為鼅鼄之所栖宿童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為痛心疾首拊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縱睿垂心初學儒業方熙皇太后欽明慈淑臨

制統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將披雲臺而問禮拂麟閣
以招賢誠宜遠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闉面接
宮廟舊校為墟子衿永替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也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
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
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
諸用稍有發掘基蹠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
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播麥納菽

秋春相因 闕 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職忝胄教叅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遺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敎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於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

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剎之下祇心圖構誠為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惟惶竊謂未可按禮記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有言策畫失於廟堂大人蹙於中野漢書上欲西馳下峻坂袁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柰高廟太后何又云上酎祭廟出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汙車輪樂正子春曾參弟子亦稱至孝固自謹慎堂

基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永寧累級閣道回臨以柔懦之寳體乘至峻之重峭萬一差跌千悔何追禮將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祀神明可得而通今雖容像未建已為神明之宅方加雕繢飾麗丹青人心所祇銳觀滋甚登者既衆異懐若面縱一人之身恒盡誠潔豈左右　闕　妾各竭䖍仰不可獨昇必有扈侍懼或忘慎非飲酒茹葷而已昨風霾暴興紅塵四塞白日晝昬特可驚畏春秋宋衞陳鄭同日而災伯姬待姆致

焚如之禍去皇興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夜爲上火所焚雖梓愼裨竈之明尚不能逆剋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誡墟墓必哀廟社致敬望塋悽慟入門聳慓適墓不登隴未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内經寶塔高華堪室千萬唯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絶莫可而擬恭敬拜跽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見山河

因其所眄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愼徒使京
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豈長
世競慕一登而可抑斷哉葢心信為本形敬乃末重實
輕根靖寔躁君恭已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旬御層階
今經始既就子來自勸基構巳興雕絢漸起紫山華臺
即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制防班
之條限以遏囂汙永歸清寂下竭肅穆之誠上展瞻仰
之敬勿踐勿履顯固億齡融教闡悟不其博歟九月靈

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諫曰伏聞明后當親幸嵩高往還

累宿鑾遊近旬存省民物誠足爲善雖漸農隙所獲棲

畝飢貧之家指爲珠玉遺秉滯穟莫不寳惜步騎萬餘

來去經踐駕輦雜遝競鶩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

女老幼微足傷心秋末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

四塞轘關峭嶮山路危狹聖駕清道當務萬安乘履澗

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途越數百飄曝彌日仰虧和豫

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寔用悚慄且藏蟄節遠

昆蟲布列螟蠕之類盈於川原車馬輾蹈必有類殺慈
矜好生應垂未測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為福與罪廝役
困於負擔爪牙窘於貨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廚兵幕
士衣履敗穿晝暄夜凄罔所覆藉監帥驅捶泣呼相望
霜旱為災所在不稔飢饉薦臻方戍儉敝為民父母所
宜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此行舉
自近及遠交興怨嗟伏願遠覽虞舜恭巳無為近遵老
易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防納諸

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抃悦靈太后
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肅宗親釋奠
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
位讓光夏四月以光為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
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鶖鳥於宮内詔
以示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即詩所謂有
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殿庭
昔魏氏黄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

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善是以張𦐈惡鵩賈誼忌鵩鶢鶋蹔集而去前王猶為至誡況今親入宮禁為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為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餐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為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為寒

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道
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
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肅宗覽表大悦即
棄之池澤詔召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
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閤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
年耆多務疾病稍增而自彊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
四年十月肅宗親臨省疾詔斷賔客中使相望為止聲
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為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勑子

姪等曰諦聽吾言聞曽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啓予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殁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並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報國修短命也夫復何言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肅宗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温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宫流涕於路為減常膳言則追傷

每至光坐誦讀之處未嘗不改容悽悼五年正月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兾州刺史侍中如故又勑加後部鼓吹班劒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公肅宗祖喪建春門外望轜哀感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為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以荅之國别為卷為百三卷焉光寛和慈善不逆於物進退沉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黄瓊之為人故為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

以光舊德甚信重焉每事籌決光亦傾身事之元乂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為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為黃門則讓宋弁為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為太常讓劉芳為少傅讓元暉穆紹甄琛為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為車騎

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為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為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為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疎略以貴重為後坐疑於講次凡所為詩賦銘贊誄頌表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十一子勵勗勔勸劼勀勍劮勣勦勉

勵字彥德器學才行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為著作固辭不拜歷員外郎騎侍郎太尉記室散騎侍郎以繼母憂去職神龜中除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二年拜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乂為明堂大將以勵為長史與從兄鴻俱知名於世四年十月父光疾甚詔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以父寢疾衣不解帶及光薨肅宗每加存慰五年春光葬於本鄉又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焉孝昌元年十二月詔除太尉長史

仍為齊州大中正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時年四十
八贈侍中衛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挹襲武定末太尉屬齊受禪爵例降
挹弟損儀同開府主簿
勗武定末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朝陽伯齊受禪例降
勔字彥儒亦有父風司空記室通直散騎侍郎寧遠將
軍清河太守帶槃陽鎮將為逆賊崔景安所害贈征虜
將軍齊州刺史

子權太尉參軍事

劼武定中中書郎

光弟敬友本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

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

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世恭寛接下修身厲節

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

逆旅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延昌三年

二月卒年五十九

子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太和二十年拜彭城王國左常侍景明三年遷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勑撰起居注遷給事中兼祠部郎轉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永平初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懸瓠叛詔鎮南將軍邢巒討之以鴻為行臺鎮南長史徙三公郎中加輕車將軍遷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延昌二年將大考百

寮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閡以闕寮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

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黄龔儒學如王鄭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别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世宗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盧前樹十一月世宗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復加中堅將軍常侍領郎如故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其年為司徒長史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高祖世宗起居注光撰魏史

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
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肅宗五年正
月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黄門侍郎尋
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
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之
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
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光
乞伏國仁秃髪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

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訖迄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

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牂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絶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兹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為煨燼趙燕既為長虵遼海緬成殊域窮兵鋭進以力相雄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民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世篤公劉内修德

政外抗諸偽并冀之民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雖邠岐之赴太王謳歌之歸西伯實可同年而語矣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民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叡略闡曜威靈農戰兼修掃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僭耳文身之長卉服斷髮之酋莫不請朔率職重譯來庭隱愍鴻濟之澤三樂擊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世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

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不同定為一書伏惟高祖以大聖應期欽明御運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天之功創不世之法開鑿生民惟新大造陛下以青陽繼統叡武承天應符屈己則道高三五頤神至境則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遠邁石渠美深白虎至如導禮革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魚穆兹

寒暑而況愚臣沐浴太和懷音正始而可不勉彊難革之性砥礪木石之心哉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羙竊亦輒所庶㡬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薄唯任孤力至於紙盡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按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録破彼異同凡為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門之類一事異年之流皆稽以長歷考諸舊志

刪正差謬定為實録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
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
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於今此書本江
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
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
奏乞勑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
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
九臯微志乃得上聞奉勑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

者附臣邑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徽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疏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悸鴻意如此然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讀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為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鴻又以為事在元年秦常二年姚泓敗於長

安而鴻亦以為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臣亡考故散

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殞家

風式纘世業古學克明在新必鏡多識前載博極羣書

史才富洽號稱籍甚年止壯立便斐然懷著述意正始

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

載為之贊序襃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

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

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回睿賞乞藏秘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免尋為其叔鵾所殺

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有學識太和中除奉朝請遷洛拜司空參軍事營構華林園後兼員外散騎常侍為宕昌使主還授給事中本國中正尚書庫部郎正始中大修器械為諸州造仗都使齊州太

原太守雍州撫軍府長史以廉慎稱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太府少卿丞相高陽王雍諮議參軍太中大夫永安中以老拜征虜將軍平州刺史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年七十九天平初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貞

子慈懋字德林永熙初征虜將軍徐州征東府長史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初除侍御史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頻使高麗轉步兵校尉又轉司空掾領左右

直長出除相州長史還拜河陰洛陽令以彊直稱遷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二年五月為城民王早蘭寶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

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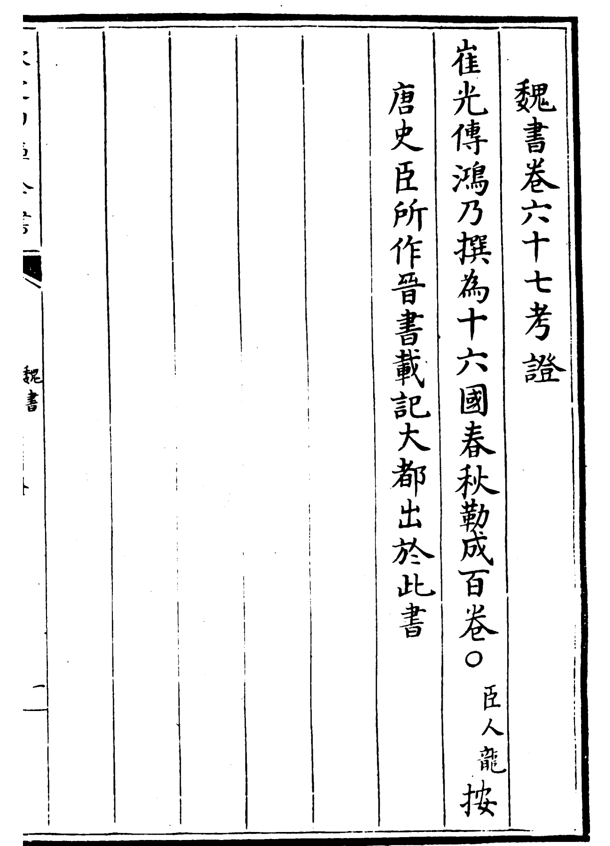
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歷經史州辟主簿

子鐸有文才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鐸弟覲寧遠將軍羽林監

史臣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淵長高祖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為事亦才志之士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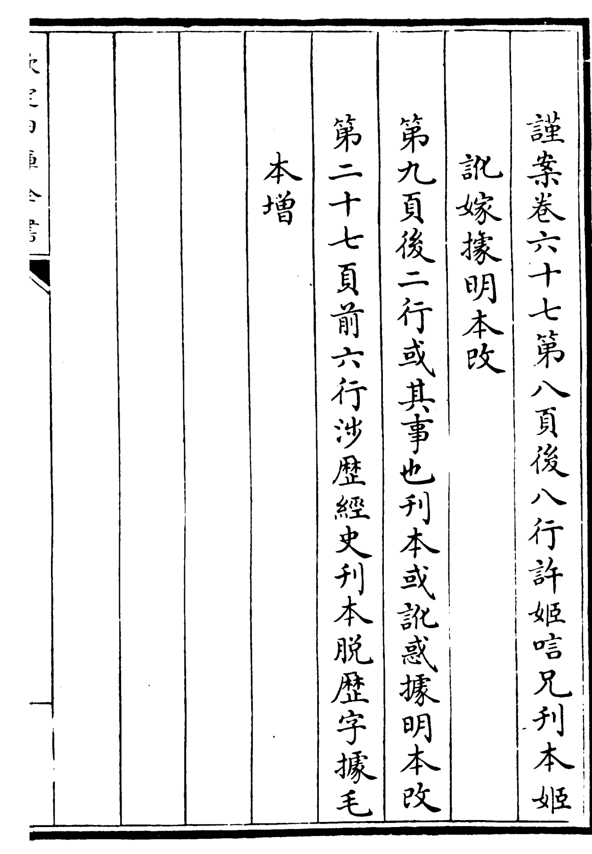
魏書卷六十七



魏書卷六十七考證

崔光傳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臣人龍按唐史臣所作晉書載記大都出於此書

魏書卷六十七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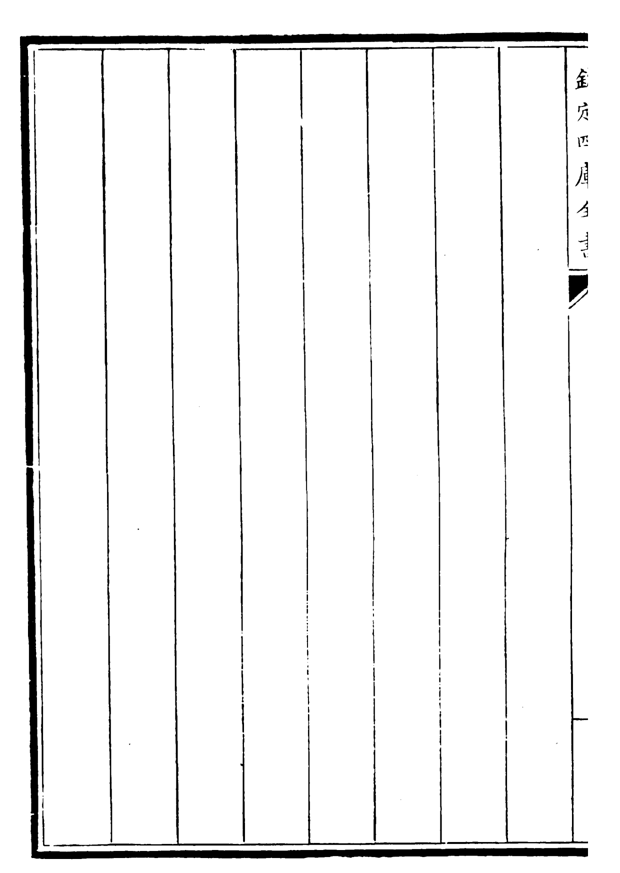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六十七第八頁後八行許姬嗇兄刊本姬

訛嫁據明本改

第九頁後二行或其事也刊本或訛惑據明本改

第二十七頁前六行涉歷經史刊本脫歷字據毛

本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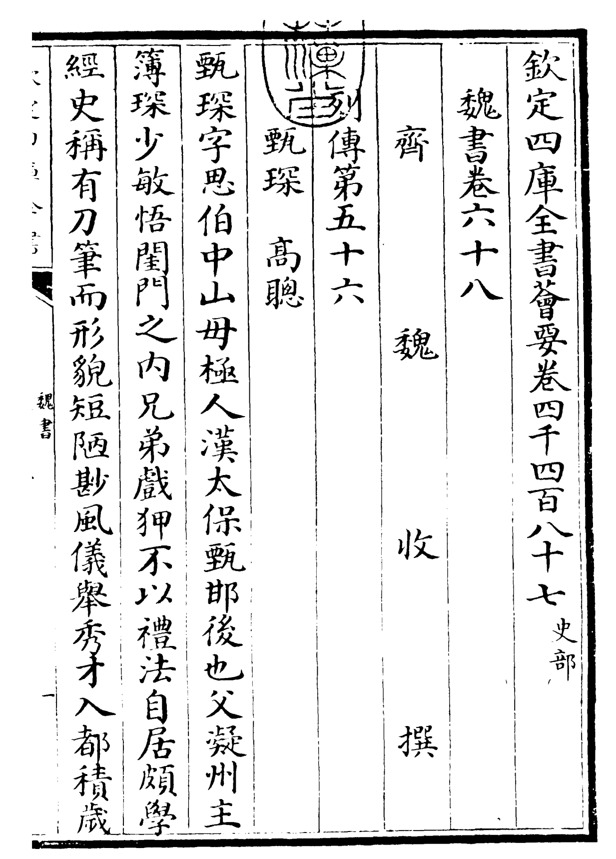
覆校官編修臣方　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張賦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六十八 六十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魏書卷六十八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六

甄琛 高聰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閨門之内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頗學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尠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

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然慙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為高祖知賞轉通直散騎侍郎出為本州征北府長史後為本州陽平王頤衛軍府長史世宗踐祚以琛為中散大夫兼

御史中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王者道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爲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爲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秘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爲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障護雖在公更所以爲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

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為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令者天為黔首生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飢或訓衣以除其㡚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為之求

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
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
相承仍崇關鄽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
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棄寶得民碩鼠以受財失
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內
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
以不施而爲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
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

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八座議可否以聞司徒錄尚書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大備或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為可竊惟古之善為治者莫不昭其勝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升降稱時欲令豐無過溢儉不致敝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其性命

如不爾者焉用君爲若任其生産隨其啄食便是芻狗萬物不相有矣自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惠既交思拯之術廣恒恐財不賙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貢立税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巳也回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産惠天地之民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徹商賈給戎戰賦四民贍軍國取乎用乎各有義巳禁此淵池不專大官之御斂此匹

帛豈爲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且税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布濟生民非爲富賄藏貨不爾者昔之君子何爲然哉是以後來經圖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鑒之流疑興復鹽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明識聽營其間令而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棊參論理要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税乃自古

通典然興制利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擁尚書嚴爲禁豪彊之制也詔琛參八座議事尋正中尉常侍如故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遊凡所劾治率多下吏於時趙修盛寵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别駕皆託修申達至修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修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修小人背如土

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修死之明日琛與黄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賔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巒以戲言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公録尚書北海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為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淵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於焉永泰謹按侍

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
宜劾糾況趙修奢暴聲著内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
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
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
三階之禄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武衛將
軍黄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釁
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
以爲巳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兹甚矣不

實不忠寔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
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
李憑朋附趙修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依恒度或晨昏
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
必先請託緇黚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
阿諛奬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
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三十餘人始琛以父母年老常
求鮮官扶侍故高祖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

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馬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之内手種松栢隆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没齒專事産業親躬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娱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黄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厠帷幄琛高

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蕭賾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
歎詠之纘子昕為朐山戍主昕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
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昕女為妻婚日詔給厨費琛
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盧昶敗於朐山詔琛馳驛檢
按遷河南尹加平南將軍黄門中正如故琛表曰詩稱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
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
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

畧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
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
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刼害不絶此由諸坊混雜釐
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
爲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
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鋭無以
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鈆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
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

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遊附黨連羣陰爲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令難彼易此實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

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禄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為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為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轉太子少保黄門如故大將軍高肇伐蜀以琛為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領步騎四萬為前驅都督琛次梁

州獠亭會世宗崩班師高肇既死以琛肇之黨也不宜復參朝政出為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光禄大夫李思穆代之時年六十五矣遂停中山久之乃赴洛除鎮西將軍凉州刺史猶以琛高氏之昵也不欲處之於内尋徵拜太常卿仍以本將軍出為徐州刺史及入辭肅宗琛辭以老詔除吏部尚書將軍如故未幾除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衣錦晝遊大為稱滿治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内實附

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襃美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特
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正
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
物七百叚蠟三百斤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
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
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
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
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

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

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為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為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勅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為受必準人立

謟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蹱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琛祖載肅宗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鮮有幹具在官清白自高祖世宗咸相知待肅宗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礫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琛長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釋褐秘書郎性險薄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爲

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慙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世宗遣白衣吳仲安敕懐寛放懐固執治之久乃特旨出之保自此沉廢卒於家

保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太平中上高祖頌十二篇文多不載優詔報之琛啓除秘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任城王澄爲司徒引爲功曹參軍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肅宗

末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憂在鄉淵臨發召楷不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値鮮于修禮毛普賢等率北鎭流民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内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之戸皆依傍市鄽草廬攢住修禮等聲云欲收此輩共爲舉動既外寇將逼恐有内應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麤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固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後修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

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爾朱榮之死帝以其堪率鄉義除試守常山太守賜絹二百疋出帝初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遷衛將軍右光禄大夫齊文襄王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贈驃騎將軍秘書監滄州刺史

楷弟寬字仁規自員外散騎侍郎本州别駕稍遷太尉從事中郎治書侍御史武定初謝病還鄉卒於家

僧林終於鄉里

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欲頗涉書史太和中奉
朝請密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作風賦以見意後參
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手密盡
私財以贖之良既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謂良曰濟
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也歷太尉鎧曹遷國子
博士肅宗末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時賊帥葛榮侵
擾河北裴衍源子邕敗沒人情不安詔密爲相州行臺
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之勳賞安市縣開國子食邑

三百戶遷平東將軍光禄大夫領廷尉少卿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孝靜初車騎將軍廷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出爲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興和四年卒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

長子儉字元恭官至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儉弟頣有才學亦早卒

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太祖平中山入國世祖時拜中書侍郎眞君元年關右慰

勞大使二年拜使持節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卒贈征東將軍燕州刺史謚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太和中釋褐奉朝請稍遷伏波將軍任城王澄鎮北府騎兵參軍帶魏昌縣令吏民安之後為北中府司馬久之除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

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歴郡功曹州主簿延昌中釋褐奉朝請冀州征東府長流參軍轉相州中軍府録事參軍定州别駕後除鎮遠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出為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之効永安中以功賜爵中山公中興初坐事死於鄴

子子瑜

纂從弟元賓太和十六年出身奉朝請遷員外郎給事

中正光中除中堅將軍射聲校尉永安三年卒永熙中
外生高敖曹貴達啓贈持節撫軍將軍瀛州刺史
子辨天平中司徒行參軍
高聰字僧智本渤海蓨人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
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劉駿車騎將軍王玄謨甥也少
隨玄謨征伐以軍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
王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徙入平城與蔣少遊爲雲
中兵戶窘困無所不至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賙給聰

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云青州蔣少遊與從孫僧智雖爲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與少遊同拜中書博士積十年轉侍郎以本官爲高陽王雍友稍爲高祖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昭業高祖定都洛陽追詔聰等曰比於河陽勑卿仍届瀍洛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營之後乃薄伐且以蹟喪甫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息六師三川是宅將底居成周

永恢皇宇今更造璽書以代往詔比所勑授隨宜變之善勗皇華無替指意使還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府少卿轉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用自許高祖鋭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高祖故假聰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藻傅永成道益任莫問俱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而聰躁怯少威重所經淫掠無禮及與賊交望風退敗與藻等同囚於懸瓠高祖恕死徙平州為民行届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

免將獻託聰為表高祖見表顧為王肅曰在下那得復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比高聰北徙此文或其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此輩世宗初聰復竊還京師六輔之廢聰之謀也世宗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加輔國將軍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世宗幸鄴還於河内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矢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

節妙盡矍圃之儀威稜攸疊虎兕懾氣才猛所振勍憝
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字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
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詔曰此乃弓弧小藝何足以示
後葉而喉脣近侍茍以爲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
刊銘於射所聰爲之詞趙修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
修父聰爲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修迎送盡
禮聰又爲修作表陳當時便宜敎其自安之術由是迭
相親狎修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亦深用危慮而聰

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修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修之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笑攜撫公私託仗無所不至每稱皓才識明敏非趙修之儔乃因皓啓請青州鎭下治中公廨以爲私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被遂許及皓見戮聰以爲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類皆如此侍中高顯出授護軍聰轉兼其處於時顯兄弟疑聰間搆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真無遠慮藉貴因權躭於聲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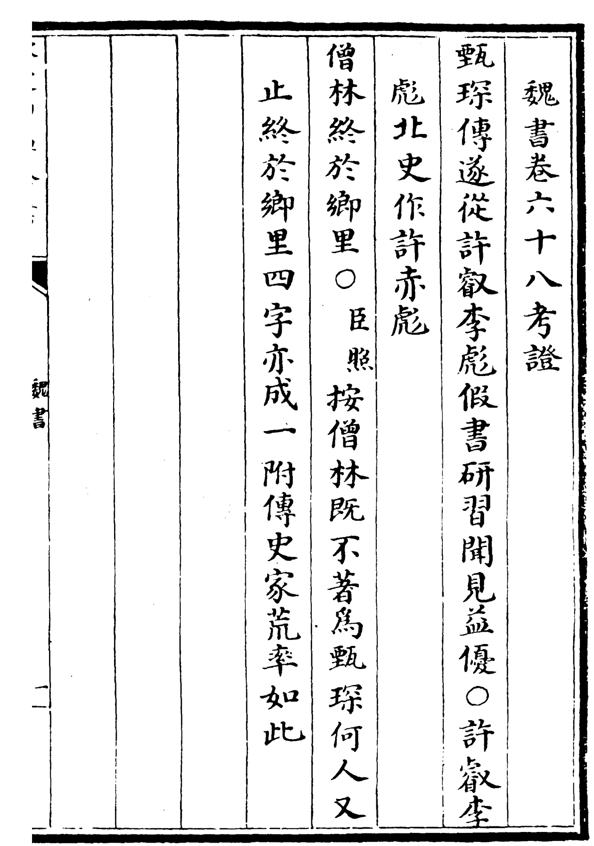
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
世宗乃出聰為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
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
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為大使御史舉奏肇每
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世宗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肅宗踐祚以其素附高肇出為幽州刺史將軍如故尋
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為中尉
元匡所彈靈太后並特原之聰遂停廢于家斷絶人事

唯修營園果以聲色自娛久之拜光禄大夫加安北將軍聰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顧竟不果正光元年夏卒年六十九靈太后聞其病遣主書問之聰對使者歔欷慟泣及聞其亾嗟悼良久言朕既無福大臣殞喪且其與朕父南征契濶戎旅特可感念賵布帛三百匹氷一車贈撫軍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别有集

子長雲字彦鴻起家秘書郎太尉主簿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安東將軍兖州刺史長雲弟叔山字彦甫司徒行參軍稍遷寧朔將軍越騎校尉卒贈太常少卿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魏書卷六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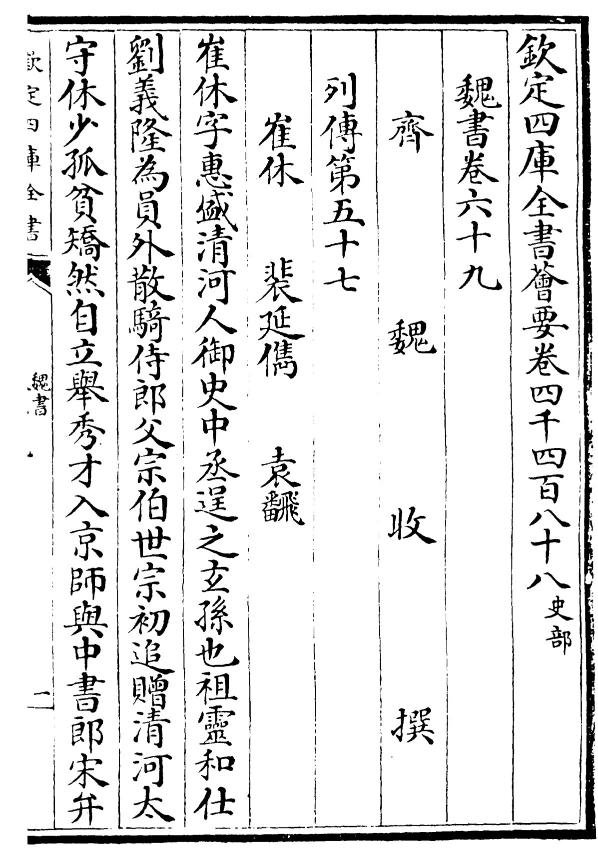


魏書卷六十八考證

甄琛傳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許叡李彪北史作許赤彪

僧林終於鄉里○臣照按僧林既不著爲甄琛何人又止終於鄉里四字亦成一附傳史家荒率如此

魏書卷六十八考證



魏書卷六十九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七

崔休 裴延儁 袁翻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御史中丞逞之玄孫也祖靈和仕劉義隆為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世宗初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中書郎宋弁

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嶷欽其人望為長子娉休姊贍以貨財由是少振高祖納休妹為嬪以為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正員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好學涉歷書史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崇尚先達愛接後來常參高祖侍席禮遇次于宋郭之輩高祖南伐以北海王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為尚書左丞高祖詔休曰北海年少未閑政績百揆之務便以相委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後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汎舟泗水

詔在侍筵觀者榮之世宗初休以弟亡祖父未葬固求
渤海於是除之性嚴明雅長治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
廣布耳目所在姦盜莫不擒翦百姓畏之寇盜止息清
身率下渤海大治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西方
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既衆
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為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
儒者稱為口實入為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
休愛才好士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世宗責其

與諸王交遊免官後除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在州數年以母老辭州許之尋行幽州事徵拜司徒右長史休聰明彊濟雅善斷決幙府多事辭訟盈几剖判若流殊無疑滯加之公平清潔甚得時談復除吏部郎中加征虜將軍兾州大中正遷光禄大夫行河南尹肅宗初即真加平東將軍尋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遷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㩒李伯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訟休德政靈太后善之休在幽青州五

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徵為安南將軍度支尚書尋進號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又轉殿中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禮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相謂曰崔尚書下意處我不能異也正光四年卒年五十二賵帛五百匹贈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侯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為尚書子仲文納丞相雍第二女女妻領軍元乂長庶子秘書郎稚舒挾恃二家志氣微改内有自得之心外則

陵揖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雍乂之故每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違其母情以妻乂子議者非之休有九子

長子悛字長儒武定中七兵尚書武城縣開國公

悛弟仲文散騎常侍

仲文弟叔仁性輕俠重衿期歷通直散騎侍郎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出為驃騎將軍潁州刺史以貪汙為御史

所劾興和中賜死於宅臨刑賦詩與諸弟訣別而不及其兄以其不甚營救故也

叔仁弟叔義孝莊時爲尚書庫部郎坐兄悛鑄錢事發合家逃逸數日叔義遂見執獲時城陽王徽爲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驟爲致言徽不從乃殺之

叔義弟子侃以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後兼通直常侍使於蕭衍還路病卒

子侃弟子聿武定末東莞太守卒

子聿弟子約開府祭酒

休弟羨字敬禮太子舍人早卒贈樂安太守妻安樂王長樂女晉寧主也貞烈有德行

子長謙好學修立少有令名仕歷給事中仍還鄉里久之刺史尉景取為開府諮議參軍事晚頗以酒為損天平中被徵兼主客郎接蕭衍使張皐等後兼散騎常侍使蕭衍還卒於宿豫時人歎惜之以死王事贈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曾祖天明諮議參軍并州别駕祖雙虎河東太守卒贈平遠將軍雍州刺史謚曰順父崧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蟲功贈東雍州刺史延儁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尚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友太子恂廢以宫官例免頃之除太尉掾兼太子中舍人世宗初為散騎侍郎尋除雍州平西府長

史加建威將軍入為中書侍郎時世宗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諫曰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嬀舜體道慎典作聖漢光神叡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宇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

漸應時匪妙必須先麤後精乗近即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内外俱周真俗斯暢後除司州别駕加鎭遠將軍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兼太子中庶子尋卽正别駕如故加冠軍將軍肅宗初遷散騎常侍監起居注加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尉卿轉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

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餒延儁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又命主簿酈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民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為天下最延儁繼母隨延儁在薊時遇重患延儁啓求侍母還京療治至都未幾拜太常卿時汾州山胡恃險寇竊正平平陽二郡尤被其害以延儁兼尚書為西北道行臺節度討胡將軍尋遇疾勑還三鵶羣蠻

寇掠不已車駕欲親征之延儁乃於病中上疏諫諍尋除七兵尚書安南將軍從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都督雍岐豳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本將軍雍州刺史

子元直尚書郎中

元直弟敬猷員外常侍兄弟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

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

延儁從叔桃弓亦見稱於鄉里

子夙字買興沉雅有器識儀望甚偉高祖見而異之自司空主簿轉尚書左主客郎中時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高祖南伐為行臺吏部郎仍除征北大將軍穆亮從事中郎轉為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之卒於郡年四十三

長子範字宗模早卒

範子凝字長儒卒於武平鎮將

範弟昇之鑒武定末昇之太尉掾鑒司徒右長史

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賔起家令朝請轉北中府功曹參軍世宗初南絳縣令稍遷并州安北府長史入為中散大夫領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羣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值别將李德龍為羽所破良入汾州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

憑城自守賊併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延儁大都督章武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悦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拒王師融等與戰敗績賊乘勝圍城良率將士出戰大破之於陣斬回成復誘導諸胡令斬送宜都首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德龍議欲拔城良不許德龍等乃止景和甍以良為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

臺如故都督高防來援復敗於百里候先是官粟貸民
未及收聚仍值寇亂至是城民大飢人相食賊知倉庫
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飢窘因與城人奔赴
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
衆反自號建始王與大都督長孫稚宗正珍孫等相持
不下詔良解州為慰勞使轉太中大夫本郡中正孝莊
末除光禄大夫爾朱榮死榮從子天光擁衆關西乃詔
良持節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又兼尚書為河東恒農

河北宜陽行臺以備之前廢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轉衛將軍又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末除汲郡太守孝靜初衛大將軍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卒時年六十一贈使持節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吏部尚書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貞又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尚書僕射餘如故

子叔祉武定末太子洗馬

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釋褐員外散騎侍郎正光末汾州吐京羣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為王聚黨作逆衆至數萬詔慶孫為募人別將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陳賊王 闕 郭康兒賊衆大潰勑徵赴都除直後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凶徒轉盛復以慶孫為別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

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來拒慶孫與戰復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肅宗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為太守假節輔國將軍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務安緝之咸來歸業永安中還朝除太中大夫爾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渡詔慶孫為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軍次太行而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泄追還河內而斬之時年三十六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

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之日值歲饑凶四方遊客常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座客常滿是以為時所稱

子子瑩永安中太尉行參軍

延儁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起家奉朝請領侍御咸陽王禧為司州牧辟為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高祖

詔仲規曰朕開置神畿郡望闕一字重卿既首應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窮神盡聖應天順民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勲書王府豈一郡而已高祖笑曰冀卿必副此言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尋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為統軍奏復本資於陳戰歿時年四十八贈

河東太守諡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為之後

伯茂在文苑傳

叔義亦有學行高祖末除兗州安東府外兵參軍累遷

太山太守為政清靜吏民安之遷司空從事中郎正光

五年夏卒時年五十七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諡曰

宣

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正光初舉秀才射策高第

除太學博士永安中秘書監李凱以景融才學啓除著

作佐郎稍遷輔國將軍諫議大夫仍領著作出帝時議孝莊謚事遂施行時詔撰四部要畧令景融專典竟無所成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為録事參軍弟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為御史中丞崔暹所彈云其貪昧苟進遂坐免官武定四年冬病卒年五十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别有集録又造鄴都晉都賦云景顏頗有學尚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孝莊初為廣

州防蠻別將行廣漢郡事元顥入洛與刺史鄭先護據州起義事寧賜爵保城子以軍功稍遷太尉從事中郎轉諮議參軍孝靜初徙司空長史在官貪穢武定二年為中尉崔暹所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年四十五

仲規弟子伯珍歷襄威將軍員外散騎郎西河太守孝靜初為平東將軍滎陽太守卒官時年三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延儁族子禮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遷謁者僕射身長

九尺腰帶十圍於羣衆之中魁然有異出為陳留太守卒於金紫光禄大夫

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為高祖所知自著作佐郎出為北中府長史時高祖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禄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聿帶温縣時人榮之轉尚書郎遷太尉諮議參軍出為平秦太守卒贈冠軍將軍洛州刺史

子子袖殁關西

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而清苦自立太守司馬悅名為中正悅為別將軍征義陽引為中兵參軍瑗夙夜恭勤為悅所知軍還除奉朝請轉給事中汝南王悅郎中令悅散費無常每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賜極意瑗每隨例恒辭多受少伺悅虛竭還來奉貢悅雖性理不恒然亦相賞愛悅遷太尉請為從事中郎轉驍騎將軍肅宗末出為汝南太守不行轉太原太守屬肅宗崩爾朱榮初謀赴洛瑗預其事封五原

縣開國子邑三百戸尋行并州事轉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孝静初除衛將軍東雍州刺史興和元年卒年七十三

子夷吾武定末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袁飜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為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州平隨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飜兄弟官

顯與濟子洸演遂各凌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翫少以才學擅美一時初為奉朝請景明初李彪在東觀翫為徐紇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紇被徙尋解後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翫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

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案明堂之義古今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緯籍以為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詔闕字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

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
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
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
時有堂个之别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
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
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
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
周禮依數以為之室德行疑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昞然

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畧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

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覩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

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秉乾統歷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

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宫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疎退慙謬浪後議選邊戍事𤄃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頼温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為美談今古以為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風凝化遠威

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請面比屋歸仁懸車劒閣豈伊櫜載鼓譟金陵復在兹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壇場統戍階當即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温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財貨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彊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

奪為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埸頻年以來甲胄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為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

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以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奬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惏日富經畧

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卿尋加征虜將軍後出為平陽太守飜為廷尉頗有不平之論及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曰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無梁而復深悵

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石為峯諸烟共色秀出無窮烟起不極錯翻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𮗚驅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爾乃臨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望龍門嵯峨疊千重以聳翠横萬里而揚波遠獐䴥與麏麚走鮏鼃及黿鼉彼曖然兮䒋洛此邈矣兮關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

縱横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

氳駮霞兮絳氛風搖枝而為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

兮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别

兮千里分顧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魄惝怳

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縕彼鳥馬之無知尚有情於

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

下邦之鬼蜮形既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蝥賊欲修之而

難化何不殘之云剋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黙黙顧

生還於洛濵荷天地之厚德神龜末遷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𪄳安置之所𪄳表曰謬以非才忝荷邊任偎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為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則降富彊則叛是以方叔名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勞止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

載以為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埸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民離不絶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鬬此兩敵即卞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朞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

廷哀矜㲸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
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
繼絕列聖同規撫降䘏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
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内地
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
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内
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
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實繁

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望令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為資陵奪為業河西捍禦彊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

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疑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為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

乃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

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為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欵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内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浪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以本將軍出為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黄門侍郎與徐紇

俱在門下並掌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為靈
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
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為西軍死亡將
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
翻表曰臣往忝門下翼侍帳幄同時流輩皆以出離左
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黄門今為尚書後
更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為叨濫準之倫匹或有未
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校

加以尚書清要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加少進語望比官人不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黜雖外請閑秩而内有求進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肅宗靈太后曾燕於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為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仰黜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懼其凌己論者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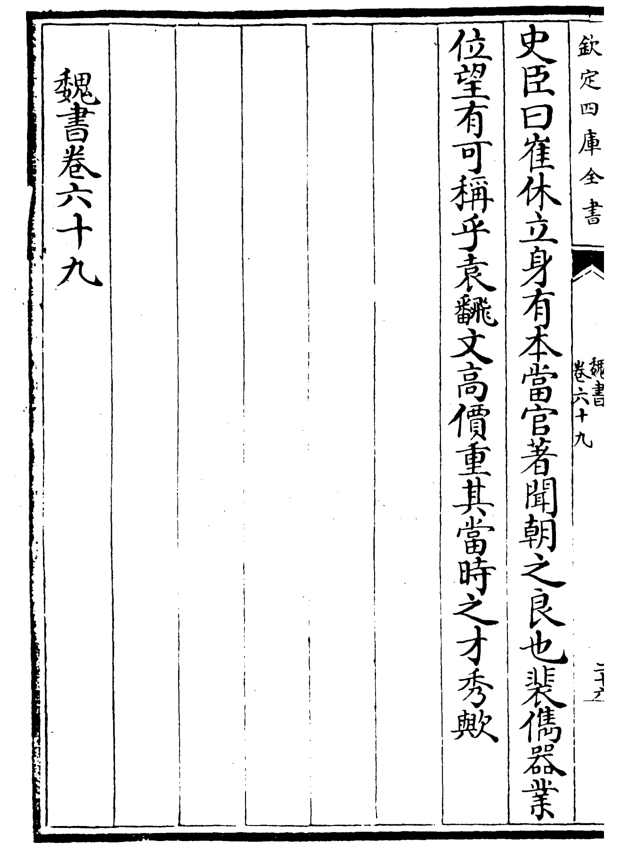
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年五十三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

寶首兄叔德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飈弟躍語在文苑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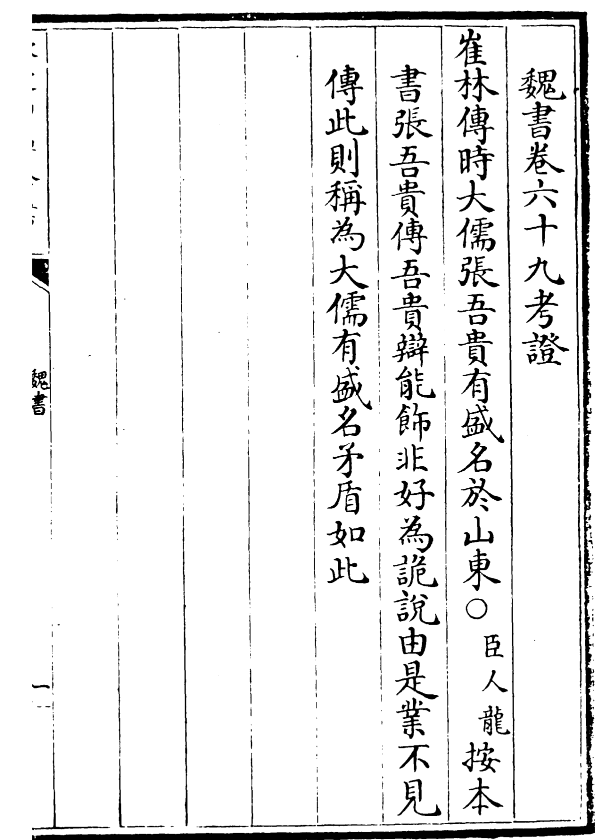
躍弟飏本州治中别駕豫州冠軍府司馬而卒

飏弟昇太學博士司徒記室尚書儀曹郎中正員郎通直常侍飏死後昇通其妻飈憖恚為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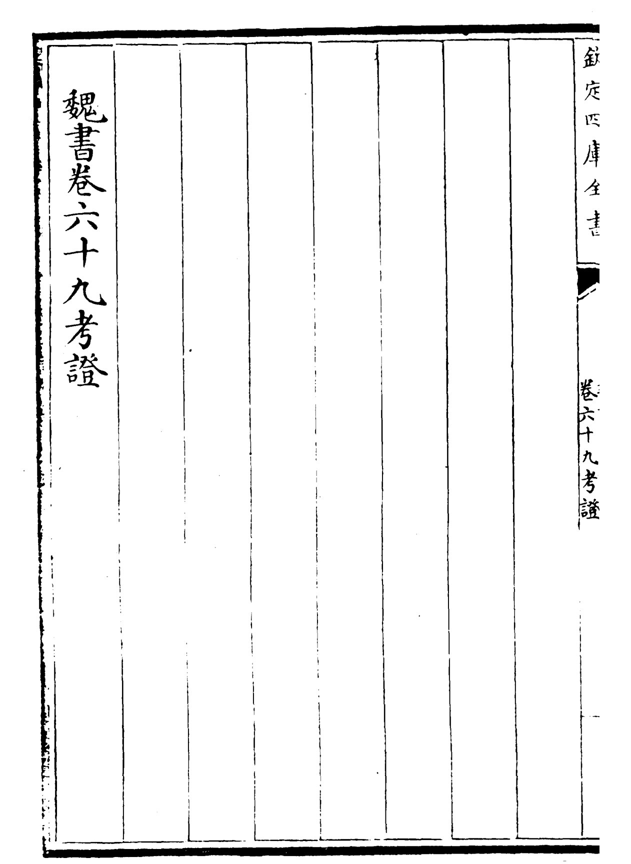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儁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翻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魏書卷六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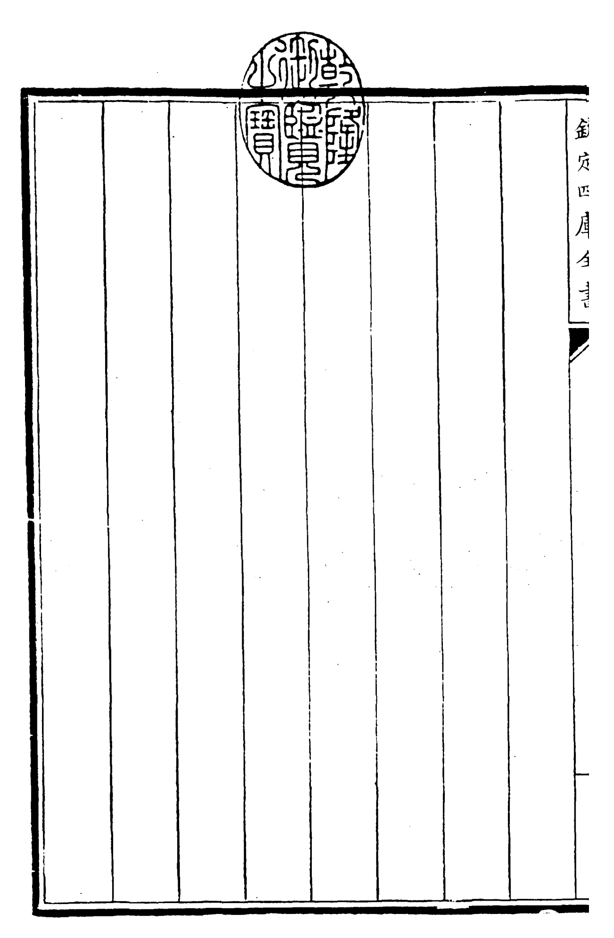
魏書卷六十九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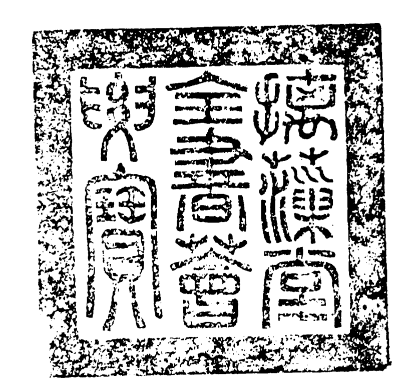
崔林傳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臣人龍按本書張吾貴傳吾貴辯能飾非好為詭說由是業不見傳此則稱為大儒有盛名矛盾如此



魏書卷六十九考證

謹案卷六十八第九頁前四行則督責有所刊本
責訛貴據毛本改
第十九頁後一行子長雲北史作長子雲
卷六十九第六頁前六行遷散騎常侍刊本遷訛
還據毛本改
第六頁後八行討胡將軍刊本將訛諸據毛本改
第九頁前六行本郡中正刊本郡訛部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曹秀榆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七十
七十一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魏書卷七十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五十八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李神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司馬叡南渡父宗之劉裕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安中與姊夫李嶷俱來歸國賜爵

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為稱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姦暴之徒並無名實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藻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氐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黑等斬之以狗羣氐震慴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駿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敘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為岐州以

澡為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嶮率多麤暴或拒
課輸或害長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遥領不入郡縣澡
開示恩信誅戮豪横羌氐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
所遇車駕南伐以澡為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澡還州
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將軍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
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後車駕南伐以
澡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别將辭於
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澡對曰臣雖才非古

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令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世宗追錄舊功以藻為太尉司馬是年六月卒年六十七贈錢六萬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啓為其國郎中令襲子爵稍遷本州别駕司空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尋除太中大夫永安二年除安西將軍河北太守還朝久之拜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出為黎陽太

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自東陽禁防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為平齊民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彊於人事戮力傭丐

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令賜爵貝丘男加伏波將軍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為議郎轉尚書考功郎中為大司馬從事中郎尋轉都督任城王澄長史兼尚書左丞王肅之為豫州以永為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祖曰已選傅修期為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為高祖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蕭鸞遣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

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為事即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

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政送京師公政歧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肅復令大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即令塡塞外壍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江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更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

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修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永為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軍將逼賊永曰先深溝固

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裁營輜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徑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鋒銳四軍之兵多賴之以免永至懸瓠高祖俱鎖之聰藻徙為邊民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日詔曰修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通於永永具表聞及將迎納詔永為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

河男蕭寶卷將陳伯之侵逼壽春沿淮為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為憂詔遣永為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勰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至永免胄乃信之遂引永上勰謂永曰北望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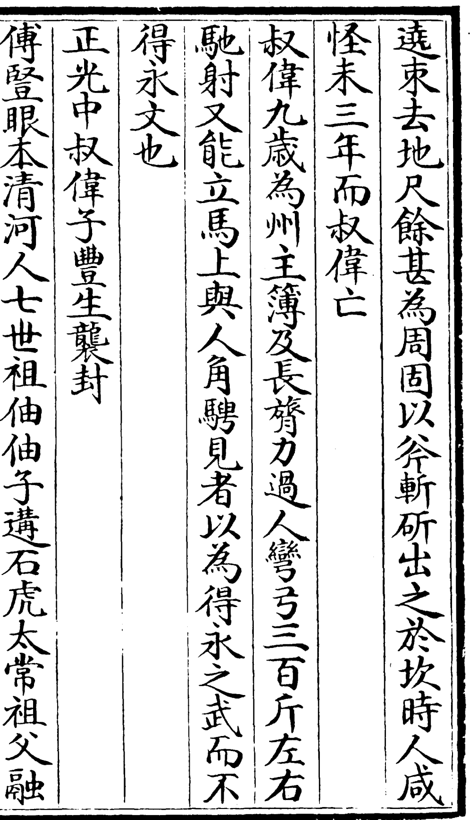
久恐洛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敎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為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蕭衍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豎豕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為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懐

等列陳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擐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陳横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琕子仙琕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陳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柰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

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深賞之歎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還京復封永先有男爵至是以品不累加賜帛二千疋除太中大夫行秦梁二州事代邢巒鎮漢中後還京師於路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求以為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文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

此郡深用扼腕然於治民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未幾解郡還為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遷左將軍南兖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矟時年踰八十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平東將軍光祿大夫熙平元年卒年八十三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矟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沖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勑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於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

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亡及永之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賈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本與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靈太后遂從賈意事經朝堂國珍理不能得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強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



遶束去地尺餘甚為周固以斧斬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怪未三年而叔偉亡

叔偉九歲為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為得永之武而不得永文也

正光中叔偉子豐生襲封

傅豎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伷伷子遘石虎太常祖父融南徙渡河家于磐陽為鄉閭所重性豪爽有三子靈慶

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乗者人曰何由得人乗之有一人對曰唯有傅靈慶堪乗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傅靈越可解此文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才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蟲之子有三靈此圖讖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劉駿將蕭斌王玄謨寇碻磝時融

始死玄謨彊引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於山澤之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為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間對坐未久

弑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高宗見而奇之靈越因說齊民慕化青州可平高宗大悅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為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劉駿恐靈越在邉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為兾州治中乾愛為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

遂與靈根相要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遣船
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覺知剉斬殺之
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違期之狀而靈越殊不應答
但言不知而已乾愛不以為惡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
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可著體
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為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
垣公著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
陽劉駿見而禮之拜員外郎兖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

亦遷青兾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康靈越意恒欲為兄復讐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葵菜食乃為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而靈越為太原太守戍升城後舉兵同劉駿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為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為劉彧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廣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彧輔國府司馬劉勔勔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擒主上

皆加以大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
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
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預
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詣建康劉彧
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豎眼即靈
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國鎮南王肅見而異之
且奇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為參軍從肅征伐累有戰功
稍遷給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常為統軍東西征伐

世宗時爲建武將軍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蕭衍民歸之者數千戸後武興氐楊集義反叛推其兄子紹先爲主攻圍關城梁州刺史邢巒遣豎眼討之集義衆逆戰頻破走之乘勝追北仍剋武興還洛詔假節行南兖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轉昭武將軍益州刺史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給羽林虎賁三百人進號冠軍將軍及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蕭衍聞大軍西伐遣其寧州刺史任太洪

從陰平偷路入益州北境欲擾動氐蜀以絶運路乘國諱班師遂扇誘土民奄破東洛除口二戍因此詐言南軍繼至氐蜀信之翕然從逆太洪率氐蜀數千圍逼關城竪眼遣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之軍次白護太洪遣其輔國將軍任碩北等率衆一千邀險拒戰在虎徑南山連置三營興孫分遣諸統隨便掩擊皆破之太洪又遣軍主邊昭等率氐蜀三千攻逼興孫柵興孫力戰為流矢所中死竪眼又遣統軍姜喜季元度從東峽潛入回

出西崗邀賊之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斬邉昭及太洪前部王隆護首於是太洪及闗城五栅一時逃散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禄粟帛皆以饗賜夷首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為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送還本土撿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欵謁仰其德化思為魏民矣是以蜀民請軍者旬月相繼世宗甚嘉之肅宗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戀泣者數百里至洛拜征

虜將軍太中大夫蕭衍遣將趙祖悅入屯硤石以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為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民和蕭衍遣其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因民心之怨入寇晉壽頻陷葭萌小劍諸戍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為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既至以為右將軍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假安西將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張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以下板之豎眼既出梁州衍冠軍將軍勾道侍

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之中
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頻致九捷土民統軍席廣度
等處處邀擊斬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張齊
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聞豎眼復為刺史人人喜悅
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以東民皆寧業先
是蕭衍信義將軍都統白水諸軍事楊興起征虜將軍
李光宗襲據白水舊城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虬與陰平
王楊太赤率衆千餘夜渡白水旦而交戰大敗賊軍斬

興起首䖍復舊城又遣統軍傅曇表等大破衍寧朔將軍王光昭於陰平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齊遣其寧朔將軍費忻督步騎二千逆來拒戰軍主陳洪起力戰破之乘勝追奔遂臨夾谷三柵統軍胡小虎四面攻之三柵俱潰張齊親率驍勇二萬餘人與諸軍交戰豎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軍主許暢斬衍雄信將軍牟興祖軍主孔領周射齊中足於是大破賊軍斬獲甚衆齊乃柵於虎頭山下賊帥任令崇

屯據西郡豎眼復遣討之令崇棄衆夜遁乃進討齊破其二柵斬首萬餘齊被重創奔竄而退小劒大劒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一匹寶劒一口豎眼表求解州不許復轉安西將軍岐州刺史常侍如故仍轉梁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梁州之人既得豎眼為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為民害遠近怨望焉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蕭衍遣其北

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軍率衆三萬入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之倍道而進至直城而賊襲據直口敬紹以賊斷歸路督兼統軍高徹吳和等與賊決戰大破之擒斬三千餘人休儒等走還魏興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為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絶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崐崘扇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為内應賊圍既合其事泄露在城兵武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

眼恥恚發疾遂卒永安中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齊州
刺史出帝初重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司空公相州
刺史開國如故
長子敬和敬和弟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歷
青州鎮遠長史孝莊時復為益州刺史朝廷以其父有
遺惠故也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為蕭
衍將樊文熾攻圍敬和以城降送於江南後衍以齊獻
武王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國以申和通之意久之除北

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為土賊掩襲棄城走徵詣廷尉遇
恩免遂廢棄卒於家
乾愛子三寶與房法壽等同効疑盤陽賜爵貝丘子
三寶弟法獻高祖初南叛為蕭鸞右中郎將直閤將軍
從崔慧景至鄧城為官軍所殺
琰曾孫文驥勇果有將領之才隨豎眼征伐累有軍功
自彊弩將軍出為琅邪戍主朐山內附徐州刺史盧昶
遣文驥守朐山樵米既竭而昶軍不進文驥遂棄母妻

以城降蕭衍後大以南貨賂光州刺史羅衡衡為渡其母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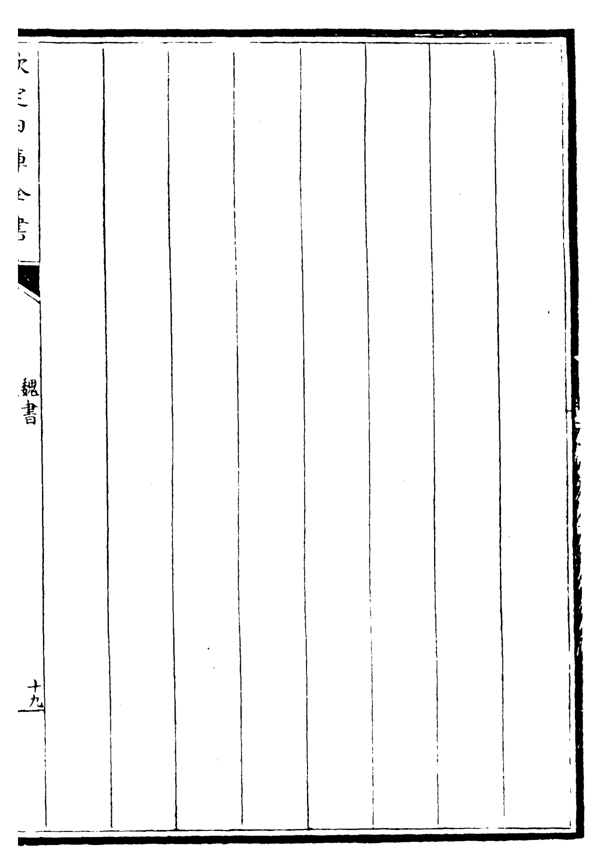
李神恒農人父洪之秦益二州刺史神少有膽畧以氣尚為名早從征役其從兄崇深所知賞累遷威遠將軍新蔡太守領建安戍主轉寧遠將軍陳留太守領狄丘戍主頻有軍功封長樂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戸遷征虜將軍驍騎將軍直閤將軍蕭衍將趙祖悅率衆據硤石神為別將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節度與都督崔亮

行臺僕射李平等攻硤石剋之進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充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鑒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邕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旣而葛榮盡鋭攻之久不能剋會爾朱榮擒葛榮於鄴西事平除車騎將軍以功進爵為公增邑八百通前一千戸元顥入洛莊帝北廵以神為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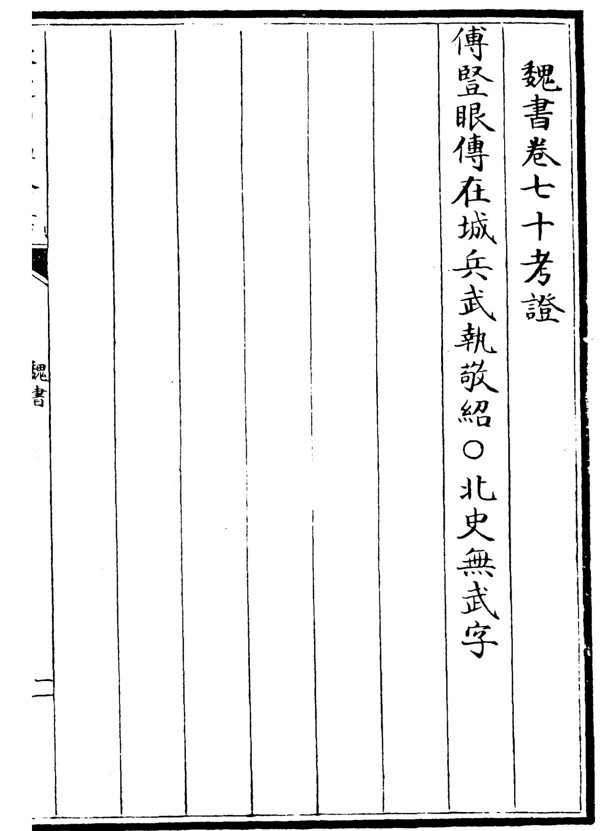
相州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開國公加封五百戸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将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永熙中薨天平元年賜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将軍司徒公兾州刺史

子士約襲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劉藻傳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當大難其氣槩亦足稱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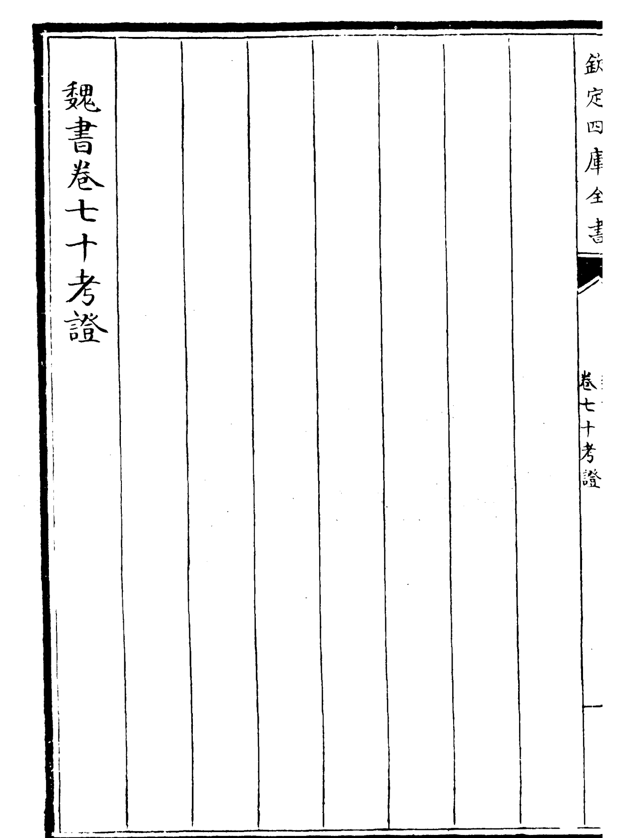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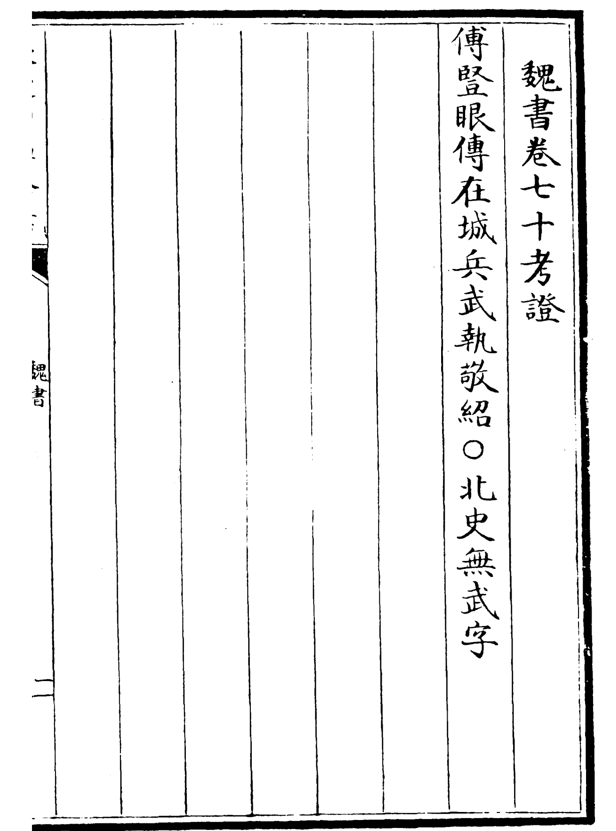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七十考證

傅豎眼傳在城兵武執敬紹○北史無武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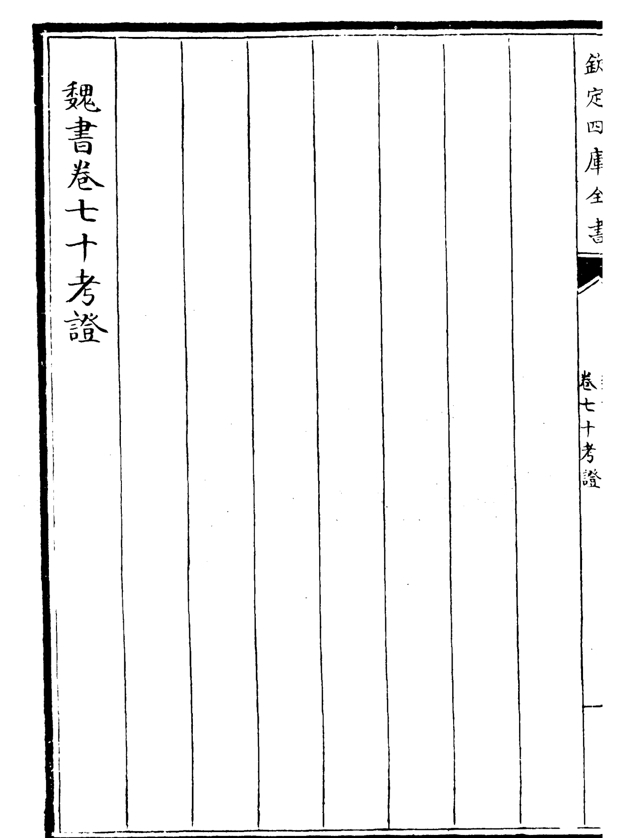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七十考證



魏書卷七十考證

傅豎眼傳在城兵武執敬紹○北史無武字



魏書卷七十考證